

## 目 录

第十七卷	天命五年九月至六年闰二月·····	1
第十八卷	天命六年闰二月至三月·····	6
第十九卷	天命六年三月·····	11
第二十卷	天命六年三月至四月·····	16
第二十一卷	自天命六年四月至五月·····	22
第二十二卷	天命六年五月·····	28
第二十三卷	天命六年六月·····	33
第二十四卷	天命六年七月·····	38
第二十五卷	天命六年八月·····	45
第二十六卷	天命六年九月·····	50
第二十七卷	自天命六年九月至十月·····	56
第二十八卷	天命六年十一月·····	61
第二十九卷	天命六年十一月·····	68
第三十卷	天命六年十二月·····	75
第三十一卷	天命六年十二月·····	81
第三十二卷	天命七年正月·····	88
第三十三卷	天命七年正月·····	95
第三十四卷	天命七年正月至二月·····	102
第三十五卷	天命七年二月·····	108
第三十六卷	天命七年二月·····	114
第三十七卷	天命七年二月·····	119

第三十八卷	天命七年三月·····	126
第三十九卷	天命七年三月·····	132
第四十卷	天命七年三月至四月·····	139
第四十一卷	天命七年四月至六月·····	146
第四十二卷	天命七年六月·····	151
第四十三卷	天命八年正月·····	157
第四十四卷	天命八年正月至二月·····	164

## 第十七卷\*

天命五年（1620）九月至六年

（1621）闰二月

###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绰和罗牛录、阿布泰牛录、胡什布牛录各一人，出征奉集堡时，离开（牛录），任意搜索财货，众兵回家后第三天，才回来。那三人离开（牛录）都处死了。还有革根的哨探中、布莱的牛录一人去奉集堡城的方向追杀猪只，汗从奉集堡的北岗站立的地方看见了。派人带来，那布莱牛录的人撒谎说：“不只是我，还有十人。”调查这是谎言。随后查明他，“从哨探的人那里独自离开，去敌方杀猪，追上后还不如实报告，为何要谎报呢？”因此杀了。郭辛牛录的一人要剥掉被绑的尼堪人的衣服，当解开绳时，反被尼堪人用棍棒打昏，夺去了撒袋和马，随后甦醒过来。依法审理，与其被尼堪杀死，不如我们杀死。于是杀了。

○命钟推为备御、托克托辉为备御。

○雍舜去看马，用箭射死人。依法审判，定赔偿人的罪，降参将职为游击。汗听到这个判决，念其兄阿兰柱阿哥的功，赔人、降职的罪都免了。

○十月十五，阿尔布尼参将率一牛录各四人，到东海去

---

\* 以下各卷，因为尚未收到《满文老档原稿本》的刊本，校补之处暂缺。

煮盐。二月二十八日回来了。按国中的男丁分配给与。还把八堡的汉人们煮的盐给他们，按男丁数分配。

○二月二十八，孙堆牛录的名叫洪岱的弓匠，在界藩军中隐藏马一匹，在铁岭隐藏马一匹。妻、弟告发，报告给孙堆，孙堆不立即逮捕审理，当去传问时，那人觉察逃走了。因此依法审理，给孙堆父子定罪，各罚银二十两。给前去逮问，被发觉的章京、代子定罪，各罚十两。逃走的人（所犯）的罪，是在法律中已经禁止的罪。无故逃走制造国家混乱的人处死。

○叶赫的阿岱纳克出牛录的名叫托博辉的人，去萨哈尔察作生意回来时，喀尔喀的阿都齐台吉截住，夺去马三匹、牛十八头、羊六只、银八十一两、毛青布五十匹、衣服三十四件、毛毡十条。

○蒙古的扎鲁特国的钟嫩贝勒的蒙古人二十六户、八十口，带妻子、牲畜逃来。在三十，到达。

○苏完的伊恩达胡齐，被告发隐藏户口的罪，法官审理属实。因此法官商讨定罪，伊恩达胡齐的弟巴班庇护伊恩达胡齐，撒谎说：“死的诸贝勒、诸大臣知道。”众法官合计审理，拟定伊恩达胡齐大罪。因巴班捏造谎言庇护，拟定死罪。汗听到这个，追念伊恩达胡齐、巴班的父苏完马法、兄费英东的功，不定伊恩达胡齐该定的大罪，免除巴班死罪。

○闰二月朔日，去朝鲜满蒲城的使者硕隆郭，送的书信说：“朝鲜王如果有什么话说，就派官员来。官员在满蒲停留，先送书信来。见过书信后，将去迎接那个官员来。”

○在初五，判的罪。贝德牛录一人弃甲败走，入旗主贝勒家为奴。牛录额真贝德对战时败走的人隐匿不报，停给按

备御职应得的赏，免去罚十五两的罪。贝德牛录的鄂哩肯告发给死者陪葬三匹马，免去千总职，免去罚九两的罪。

○（庚）申年（1620）八月，夺取蒲河城，追逐沈阳的兵时，右翼的大贝勒、达尔汉虾，派他们的名叫布尔济的人去说，停止前进，因此定罪。在（辛）酉年（1621）二月，巴班、卫齐、隋扎、辛泰又作伪，重新审理时，众断事官、两辈的诸贝勒全都听信这话，上报给汗。汗又加考虑，认为众断事官错了。“你们不好好合计审理，为什么以非为是呢？”给为首的断事官定各十两的罪。末尾的断事官定各五两的罪。因为那罪达尔汉虾脸色变红了，对汗说：“是带你的小旗的名叫阿都的人说让停止前进，才停止前进的。”汗说：“我离沈阳三十里处停止了。从前在（庚）申年共议，决定了是你们的布尔济（奉命让）停止前进的。今（辛）酉年，为何不顾你们派去的布尔济，而说我派遣的阿都让停止的呢？我先派去名叫库瓦齐、雅兴噶的二人，骑我骑的两匹好马，追赶去沈阳城门的兵。他们走错了路。又派阿都，他走的也不对路。以后又派遣二人乘四匹好马。就那样派遣，但我派遣的先行的兵已到沈阳城了。我返回，在离三十里处停止。三次派遣，巴班、卫齐、隋扎、辛泰是先行的，你们不都是那一旗的兵吗？先行的人在前面射尽了一撒袋的二、三十支箭，你们为什么没有到呢？以后三次派的人到了，你们为何没到达，在后面停止呢？把为非得罪的人认为是，为什么固执不改正呢？二人斗殴，衣服撕破，脸面受伤，不能说告状的人是对的。无故撕破衣服，打伤脸面的人是好人吗？不要相信拈须徐进人的话。还有汗的谏者，要很好地考虑是非。如果进谏对的，（汗）乘马时，要鞭打马的头骨，进谏忠言。（汗）如果言行不对就要进谏，如果不听身死也

要諫。不那样諫【原档残缺】听信人的话，以非为是，为什么要红脸抗拒呢？这是错误的。在判罪的衙门里划地为牢，将达尔汉虾监禁二天。

○初九，从蒙古扎鲁特地方的内齐汗那里，逃来了二十七户。

○（初）十，汗说：“在三年内，叶赫犯罪的人（罪）分为三份，免二份，仅取一份罪，有职的人在三年内不革职。”

○十一，开始筑萨尔浒的小城。

○名叫吉巴克达的参将在奉集堡被俘了。由于他的功，把参将职给了儿子，给兄季思哈游击职，管辖弟管辖的五牛录。把弟兑勒慎放在汗的身边，作为摆牙喇小旗的额真。

○灭叶赫国时，被俘的瑚埒的叶臣给以备御职。

○十一，雅逊、喀克笃礼率兵二百，去尼堪的境内修整果树的根，从尼堪的山羊峪城得人、牛、马、驴总共八十多带回来了。

○十二，从奉集堡来了一尼堪兵，带马一匹。

○十三，叶赫的布尔抗古额驸的一人、拜音达哩的一人，从去打猎的地方徒步逃往沈阳，各带马二匹回来了。

汗在十六发下的文书：“天任命的汗恩养在下的诸大臣，诸大臣恭敬汗就是大臣之道。诸贝勒爱护诸申，诸申爱护诸贝勒。阿哈爱护额真，额真爱护阿哈。阿哈种的粮食，与额真同吃。额真在战时获得的衣物，与阿哈同穿。狩猎获得的肉，与阿哈共吃。（庚）申年发下的文书，‘辛勤地种棉花，织布，给包衣阿哈穿。发觉阿哈穿坏衣时，将没收（那阿哈），交给爱养的人。’那已是过去的事。在今（辛）酉年直到收获种的棉花、粮食以前，不要告状。收获新棉、新粮食后，衣食还不足就要告状。告状后，就不爱

养的额真那里拔出交给爱养的额真。诸贝勒、诸申，阿哈、额真都要互相亲爱，明理修德，天必嘉佑，人必安乐，无论是谁都高兴。谁也不要违背汗如此教诲相互爱护的话。”

○十八，赏给修城的各牛录的人，各一头牛，二十五斤盐。

○从科尔沁的内齐贝勒那里，逃来男五人、女四人，带着牛五头牛逃来了。

○二十二，抚西额駙，阿布图巴图鲁找了许多从尼堪那里来的参将、游击、备御会合，写好书信，越过尼堪的哨所送去书信。

○十九，从沈阳逃来一人，带马一匹。从奉集堡逃来一人。

○从蒙古扎鲁特地方的内齐贝勒那里逃来八户。

○二十二，从尼堪彰义站逃来尼堪一人，带马一匹。

○二十一，蒙古扎鲁特地方的钟嫩贝勒的儿子桑图台吉，派五个使者乘五头牛来，向汗报告说：“他父娶的叶赫的诸贝勒的女儿鄂松额默，即使（汗）想收养，她也不听。”汗发怒，那使者乘的牛，带来的所有的东西，全部没收。二十二，驱逐回去。送给的书信说：“对天杀白马，对地杀黑牛，立誓。天高地厚，说的话违背了。几次夺去我方使者买的牲畜。你们杀死使者，夺去带来的牲畜。你们为何妄自尊大呢？即轻视我又为何派遣使者呢？如果不是我们的叶赫的诸贝勒嫁给了的女儿使者的，早就杀了使者。因是我们女儿的使者才放行不杀。如果放回你们夺去的牲畜，才是真正的友好。将夺去了的牲畜归为己有，还为何派使者来呢？”

## 第十八卷

天命六年（1621）闰二月至三月

###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十七，栋兴阿地方的西阿苏哈达台的人，将冰破的声响误以为是炮声，打响云版，随着依次打响云版报警，在亥刻到汗城。第二天早晨，汗向诸大臣问：“曾说：‘我们的瓦尔喀什路，被尼堪兵断绝【原档残缺】’断绝了吗？”达尔汉虾回答说：“都断绝了。听说我们的牛录的一个女人患病没能带来，那家的人又返回了。”汗说：“如果那样，就是尚未断绝。我们的老人、病人、盲人、跛人不少。如果敌人尼堪（兵）要遽扑，就会首先被俘获。命令名叫沙津的参将说：“去查看那瓦尔喀路。”那去的人在那路上获得人一百四十名、马、牛八十六头带来了。依法审理定大罪，把应该收取的路，而没收取的额真莽古尔泰贝勒定罪，没收佩鞍辔，放置甲冑的马一匹，诸申十家，免了罚（银）罪。明白地对该处的额真达尔汉虾的牛录的人讲了，（可是）没全部收取带来，定收回诸申二百的罪。汗说：“执法的人判决是正确的。”决定收回。汗追溯恩养达尔汉虾的事说：“和我亲生的儿子四人同样任用，把你当成第五子。把你从那同等的人中晋升，尊贵地恩养，这是与你同等身份的大臣们都响往而没能得到的。从前诸贤人说过：‘挖井饮水，养子得力。’父我把你当作八子，使在他人之上，而高兴养之，你为什么报答父汗，而使之喜悦呢？为什么不比他人更勤勉地管辖呢？你发布的



命令要斟酌。不很好斟酌，放弃了对国人的管辖，你定了自己牛录的人的（连络）断绝的日期，为何不带来呢？”又说：“收回你的诸申，我给谁呢？”就不收回该收取的二百男丁，免了罪。“我是信任委派的人，你没尽到责任。我对你感到愤恨。”因此恼怒：在十天內不准谒见。

○在各处使用的噶哈、莽古，任用为付将。在尚间崖战斗中大贝勒亲自命令说：“下马进攻！”也不下马。萨克达的名叫舒赛的人，率领的四十人下马了。随后面对侵入瓦尔喀什路的步兵，前进的人被尼堪兵用钩钩倒。噶哈、莽古没有前进，同时萨克达的舒赛则前进，在人群中战斗。于是拟两人死罪，汗考虑定死罪是应该的。与其杀死，不如使莽古降职不参与兵事，给处理国内田谷的通判职。噶哈降职，不参于国事，任领催贝勒家的庄，看管牲畜的工作。由于那二处（功），萨克达的舒赛晋升为参将职。隋扎、卫齐虚伪奸诈，降管辖兵的游击职，给管理田粮的通判职。

○科尔沁的明安马法的使者鄂茂克图共四人在二十三到了。在二十四返回了。

○二十六，发下的文书：“阿敦阿哥家的男人与扬古哩额駙家的女人私通，商议逃走，逃走又返回了。将男妇合在一起。”

○二月二十把库瓦齐监禁在高墙房中，经过二个月的考虑，不能免死，杀掉。

○达尔汉虾的旗，在尼雅木锥有七牛录、一琿坨和（管领）。在费德哩有七牛录。在阿什喀、锡伯哩有五牛录。

○阿敦阿哥的旗，在德立石有甲三百七十人。在呼勒路有二十八牛录。在坨兰、章京有十七牛录。

○穆哈连的旗，在扎库穆有十牛录。在德特赫有六牛录

录。在鄂和有五牛录。

○济尔哈朗阿哥的旗，在温德恨有一百二十五甲。在薄石有七牛录。在费阿拉有五十四牛录。

○汤古岱的旗，在扎克丹有二百五十甲。在扎喀有九牛录。在呼湾塔、老哩、站野、呼兰有十六牛录。

○博尔晋的旗，在范河有十牛录。在必音有六牛录，一珲坨和。在赫彻穆，杭嘉有十牛录。

○东郭额驸的旗，在浑河、英额有五牛录。在贝欢山寨有五牛录。在雅尔古、苏完有八牛录、在尚间崖有甲二百五十。

○在阿巴泰的旗，在柴河有五牛录。在穆瑚觉罗有五牛录。在鄂尔多哈达有五牛录。

○二十七，又给修城的人每两人一斤盐。

○二十八，英明汗说：“尼堪国干涉境外别国的事，天以为非。从皇帝以下阁老、尚书以上，都昏庸悖逆，发动战争，每月捕杀，而民苦之。那国的主皇帝、为首的诸大臣都行不义，身份低的人即使知道，可如何能越过那些大臣而说呢？在我国汗之下的诸贝勒、诸大臣，每日会见，商讨有关国民苦乐的政治，军事的胜败。为首的诸贝勒、诸大臣，你们不为政治操心，贪图逸乐，在下的身份低的人知道，如何能越过你们，直接说呢？为首的诸贝勒、诸大臣，你们如果那样，政治怎能清明，国民怎能安乐呢？前一次给进城人的盐，还没吃完。没吃完又给盐，这是知道国人背石头和木头劳苦，优加给与。汗对国人好，国人对汗也好。贝勒对诸申好，诸申对贝勒也好。汗知道国人的劳苦，贝勒知道诸申的劳苦，那么诸申和国人就是劳苦工作，也不会怨恨。”

○二十九，升蒙古阿代三等参将为一等参将。

○二十九，城修完了。

○违背以前的话：“在尼堪放弃的范河路，为设置八贝勒庄要一齐安排。”诺木齐先派一牛具。在二十九（日）定罪，在划的牢中，不给吃的，监禁五天。

雅逊、阿胡图请求说：“喀萨哩的儿子想娶汗包衣宁善的女儿。”汗给了喀萨哩的儿子。因此工匠豪寨的儿子多尔袞提出请求说：“宁善的女儿先与我订婚了。”汗说：“如果那样，就问女儿的父母。在法律上有：‘如果女儿、儿子愿意，可以嫁娶。如果不愿意，就废除。’”问女的父母，女的父母说：“多尔袞是先。”给了多尔袞后，喀萨哩的妻、母唆使喀萨哩说：“多尔袞的母先去宁善家是真的。求婚是我在先。”于是喀萨哩又使雅逊、阿胡图请求说：“是我先订婚的”。汗说：“按法律女人是不能参与的。不仅是你，就连福晋也不能参与。纲古里的妻为何违法，唆使喀萨哩，反复向汗诉说呢？汗判决的如果不当，你们反复说是正确的。在法律上规定：‘如果儿子、女儿愿意，可以嫁娶；如果不愿意，可以不给’。你们岳母、儿媳妇为什么违犯这三十年间的法律，妄行唆使呢？问了女儿的父母后，而给了的女儿，为什么还要抢夺，自有主意为什么还请求呢？”定罪，雅逊罚二十五两，阿胡图罚二十两。鞭打喀萨哩五十，汗给的东西全部没收，离开（给汗）做饭的职务，驱逐到牛录。鞭打岳母、儿媳各五十。

○修穆瑚觉罗城时，雅西禅布克没有派出接期出差的人。定罪，削他的浑陀和备御的功十五两。

○三月朔，名叫沙津的参将去沿尼堪境设台。

○初三日，阿敏贝勒旗的名叫瓦尔喀费扬古的人，取了八贝勒的猪，没有给马，尽管说是照料福晋的，但也拒绝不听。所以（挨他的贝勒）打了，因此之敌，写信向汗诉说：

“上天无梯，入地无门。”汗命众执法的人审理，诸贝勒、诸大臣说瓦尔喀费扬古：“把你的背理的三个大罪，认为是实，又为什么诈称：‘上天无梯，入地无门’呢？”判以死罪。汗听到说：“瓦尔喀费扬古不明智，是个愚蠢的人，杀了他又怎样？”从牛录离开，汗使（他）成为闲人。命令他仅带家人，到三个弟之中一家去。他去宰桑古阿哥那了。阿尔泰打猎，他的牛录的人告发了，告发的诸申离去，定九两的罪。硕尔辉管辖五牛录，赏了驴，后又把赏了的驴要回，被告发了。告发的人离开，取牛给补偿。舒穆鲁没把牛录的犯罪的人，带到法官那里告发，定二十两的罪。

○初四，从沈阳一尼堪乘马逃来了。给多铎阿哥收养。

○喀尔喀的卓礼克图贝勒的蒙古等十人，带牲畜做生意来了。初五，审判的罪，正是这个。

○克旦不向法官报告，打了他的牛录的女子，定罚十五两的罪。扈瓦山在修城时，免去他的牛录的亲戚的人，名叫那木泰的人告发，断离五男，定罚九两的罪。锡喇纳牛录的名叫雅尔噶的人，是纳殷路的大人，任命为调查所有事的额真。逮捕了逃的人，派一僚友随从解送，自己和妻子一起随后来。那人杀了随从来僚友逃去，还杀了另外一人。雅尔噶从路的大人的职降下来，出二人补偿。

○沈阳一尼堪乘马，于初六逃来了。

○三月初七，蒙古的巴哈达尔汉的七户逃来。

○初八，宰萨贝勒的各一个使者来了。

○多铎阿哥的蒙古人七人，于初九逃走了。

○（初）十，二个尼堪从奉集堡乘马逃来了。

○十一，从蒙古的卓礼克图贝勒的儿子巴拜台吉那里，男三人，女二人，带马六匹来了。

## 第十九卷

天命六年（1621）三月

### （加圈点文字的档子）

○三月十日，出兵了。十一彻夜，由西向东，白、兰光线，出现在月晕的北面的外边，随后向前进，到月晕的南边消失了。

○在那夜彻夜（行军）的兵，晚上尼堪台的人立刻就知道了。点燃烽火，沈阳的人在点灯时，也立刻知道了。那夜彻夜，至十二的早晨辰刻，到达沈阳，在城东七里的地方，河的北岸造木城驻守。那天，挑选精兵出击，掠夺河的南岸。然后返回，渡河到北岸，在来沈阳城附近时，城的兵从城里出来，停在壕内，（我兵）随后回到木城里住宿。

○十三，在卯刻，锦甲兵推楯车，进攻城的东面，挖有与人身同样深的陷井十道，陷井底插着尖的木桩。在壕内侧一射远处，挖一道壕，沿那壕里边，用十人、二十人抬的大木头修的栏栅。在栏栅内挖宽十度，深四度的二道大壕，在壕底插着尖木桩，沿内壕边排列楯车，一车放大炮二门，小炮四门。在两车中间，筑有长一丈，高到肚脐的障碍物，削平那一丈长的障碍物的中央，放置五门炮。攻那样坚固的城，（我兵）在辰刻到达，在辰刻就立刻攻取了。所有的七万（敌）兵全杀了。杀了领兵的贺总兵官、尤总兵官，道员（吏）、副将、参将、游击、诸大官约三十人。千总、百总等小官不计其数。占领那城，刚刚杀完那兵，就得到报告：

从（浑）河南辽东方向发现兵，汗去察看时，在浑河北一里的地方，停有分为两队的步兵。汗对那两队兵，命令：“右翼四旗的兵，穿绵甲，推楯车徐进。”于是右翼四旗的兵出动。红摆牙喇兵不等待绵甲兵就攻进去，尼堪的步兵是挑选的精兵，都不退却，在战斗中俘掳参将一人，游击三人。随后攻破那兵，在陆上的，跳在河中的，全部杀死。在河南五里的后方，一万步兵设营，挖壕排列炮、楯车，成为一队屹立。去进攻时，辽东的兵、武靖营的兵、虎皮驿的兵、威宁营的兵、三总兵官的三万骑兵在其后跟来，在白塔铺设大营，前头的三百兵为前哨，尼堪的姜总兵官、朱总兵官二总兵官的兵远随，放炮前来，追击（我）先去的二百摆牙喇兵，到达左翼四旗大营的兵前，左翼四旗兵反攻，击破尼堪兵三万，追击四十里，杀三千人，随后收兵，攻击他们后面的步兵队伍，全部杀死。那三队的步兵没有弓、撤袋，都拿三度长竹柄长枪，锐利的腰刀。在身上披甲胄，在外套厚棉，胄（加添）暖帽。身上象披着棉被一样，射箭，刀砍都不能伤，（我兵）冲进去杀了。随后众兵进入沈阳城休息。汗本人在教场下了马，住五宿分配沈阳的俘虏。

○十六，“天佑并以为是处，也难免犯一二错误。天以为非，不至于死。雅巴海，我也为你向天祈祷。你也向去了的地方的阎罗王诉说，投生在汗伯父那里。如果不那样，就投生你的诸兄中任何一人那里，投生在和硕贝勒以下，旗主以上任何一人那里。雅巴海、布哈、荪嘉泰、巴颜、雅母布立、实尔泰、朗格、图木布、达哈木布鲁、王格你们九人的名字写在纸上，向天祈祷。天爱养我们，在战争之道中难免有一二错误。天一度以为是而钟爱，使你们投在好的地方”。向天祈祷了。

○随后在十八出兵向辽东（城）方向，在十里河住宿。十九的午刻到达辽东城，在城东的太子河的渡口渡河，后尾还没（渡）完时，得到报告：“看到城的西门外行军的尘埃”。汗派哨探去侦察，发现姜总兵官、侯总兵官，四总兵官率领四万人出城列队对阵。随后向兵阵前进时，尼堪兵也对面迎进，击破前进的尼堪兵，追杀六十里至鞍山的地方，攻破敌兵，在那晚上在黑暗中返回，包围辽东城，住宿。二十日卯刻，汗命令：“左翼四旗兵，护城河的西边有闸口，要挖开那处。右翼四旗的兵，要堵塞东面水的入口处。”汗亲自站在右翼四旗的地方，排列楯车对着尼堪方向，想要堵塞河口时，尼堪兵出东门列队发炮。左翼四旗的人来报告：“要挖开放水困难，桥能夺下来。”汗命令：“你们试夺桥梁，如果能夺下桥向我们报告，我们将在我们这个门进入。”堵住进水地方，水开始干涸，随后在右翼四旗的前面的绵甲兵推楯车，向出来的尼堪兵前进，尼堪兵列队枪炮三层，原站立的三万步兵呐喊而进。尼堪的后方的待命骑兵首先动摇败走了。步兵不退，诸贝勒和共同挑选的精兵也呐喊，从容不迫地驰马，射箭前进，尼堪的步兵后退，向城的方向败走了。人马挤在城东门城壕的水中淹死了。左翼四旗莽古尔泰贝勒、阿敏贝勒、达尔汉虾的兵夺西门的桥而入。用双手破坏外壕内部，追杀时，尼堪兵站在暗处，连续发炮攻击，城上的人发炮，射毒箭，投火药，难以进攻，终于立梯子登城了。攻占城上西面，追击敌人夺取城的二角。右翼四旗的兵没用骑兵攻进去，步兵在二壕中间走，用草木填满内壕进攻时，在酉刻来报告：攻西门的左翼四旗的兵登上城的消息。于是右翼四旗的兵停止进攻退下来。先派往左翼兵登城的地方，派去的右翼的兵没有到达，左翼四旗的兵登城

住宿了。那天夜里，城内的尼堪提灯火夜战直到天明。第二天天亮后，整兵列楯，发动总攻一次，随后城外的兵增援登城，在城上追杀的兵入（城）时，城内的尼堪们自愿剃头，在街上都横拉着绳悬挂红色的蜈蚣囊。有一轿蒙着虎皮，一轿蒙着绸布单，前来迎接汗。汗在午刻入城，进入袁军门的衙门坐下了。

○俘掳了辽东的张铨，欲加收养，命他叩见。张铨说：“我靠我们的皇帝的大恩衣食而生，我要受你们收养而生，我将留恶名于后世。即使收养，我也不愿生，一定要死。收养你们有好名声，如死我将留好名声于后世”。拒绝叩见，汗说：“如果不战而降，以礼相待可以收养。在战争中被俘虏的，不愿被恩养，一心要死，那么想要死的人还能收养吗？杀！”令下时，汗的儿子、四贝勒怜惜张铨，仍欲收养，列举从前的事例说：“从前，你们尼堪的皇帝赵徽宗、赵钦宗，二皇帝也被我们的金皇帝俘掳，叩头谒见，带到我们这里做王。你为何不跪呢？我劝你那样生存。”张铨回答说：“王！你这句教诲的话，在我心中，死了也不能忘记。你正是劝我生存。那徽宗、钦宗皇帝是国乱时的小皇帝，有损于我大皇帝的政治道德，我不能跪。即使收养我，也只活十天。过了（那时），我还是死的。说收养我的事，是为后世的众民而已，以前的诸官员都愚暗无知，人死的很多。我看现今的战争，还是一死。我考虑即使再战，也没有益处。如果众民免死，我的名声就将留于后世。如死，我五个孩子、妻子、母亲他们获生。你们收养我时，我的子孙、亲戚都要死。考虑到这些，我希望死”。于是用绳绞杀张铨，埋葬了尸体。

○十九，喀尔喀的卓礼克图贝勒的国人，达尔汉巴图鲁



的国人，巴哈达尔汉的国人，巴林的实尔呼纳克的国人，听说夺取了沈阳城，想要夺取财物、粮食、各种器具，有二、三千人带着马、骆驼、牛车来了。命令收集粮谷而留在沈阳城的八旗游牧的蒙古，驱逐那来的喀尔喀蒙古，夺了牛三百头、马二十匹、骆驼四头。捕获三十人，释放六人回去送信。对其他的人说，我们夺取了的地方，你们为什么侵入，都杀了。

○二十一，“后金的汗送给朝鲜王的信。如果你们仍然与尼堪兵结伙，就结伙吧！若不结伙，就全部返还渡江的尼堪人。今我不杀辽东地方的尼堪们，都剃头收养。原来的诸官员都复职收养。你们若再与尼堪结伙，我就不再说了。你们朝鲜是公正的国家，你们有什么不知道的事呢？你们的想法怎样？”

○二十六，海州的十五人投降来了，率十五人，二千  
【原档残缺】“吴阎王能隐瞒众神的眼睛吗？应堕入所有罪行中。如果常常公正地尽我之心，汗必爱护，那将增福，年老后可以安乐生活。人带来！不愿来这里的人，要继续留在（今）我国人已住着的，曾经是乌拉国人住的拉发，辉发国人住的纳丹佛呼地方。